

叶兆言

王金发考



故事：关于教授
走近赛珍珠
挽歌

叶兆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金发考/叶兆言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(叶兆言中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10828-2

I. ①王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5668 号

特约策划 杜 晗

责任编辑 宋 强

封面插画 阮筠庭
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00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828-2
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战火浮生（挽歌Ⅰ）	001
殇逝的英雄（挽歌Ⅱ）	059
殉情（挽歌Ⅲ）	113
走近赛珍珠	167
王金发考	261
故事：关于教授	357

战火浮生（挽歌 I）

江赓没想到车站会这么萧条。有关战争如何残酷的各路小道消息，正扇动着黑颜色的翅膀，人心惶惶地到处流传。售票的小窗口被一块木板堵得十分严实，他有些犹豫地敲了一下堵在那儿的那块木板，随着咚咚的回响，从里面似乎传出了人声。过了半天，他又轻轻在木板上敲了几下。木板被移开一段距离，一张肥胖的脸从半个窗口中透出来，不耐烦地白了江赓一眼。

“我想要一张去望亭的车票。”江赓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惹得对方这么不高兴。

“你去望亭？”肥胖的脸立刻笑了，立刻有声有色，“这兵荒马乱的，人家都从那儿死里逃生逃出来，你倒好，想去找死？”

江赓不介意地笑笑，将钱递过去。

肥胖的脸一边找钱，一边嘀咕，脸上的笑已经没了：“年轻人，别活得不耐烦，好端端去送死。没听说前几天，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，说是奸细，二话没说，一枪就给崩了。”

这样的日子里出门是有些不合时宜。江赓接过车票和找的零钱，掉头便走，走出去了几步，停下来仔细看车票上的时间。外面升起了雾，江赓心情有些沉重地从湿漉漉的雾里走过，去检票口。检票口根本没人，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隐隐约约看得见铁轨上停的机车。

一列火车头轰隆轰隆冲进车站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。从车头上

跳下一位全副武装的青年军官，急匆匆往外奔，跑到江赓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衣服，气急败坏地问他电话在什么地方。江赓摇了摇头，给他看手中的车票。青年军官用北方话骂了一句娘，朝四处大声喝道：“喂，有人没有！”空荡荡的车站大厅传来了嗡嗡的回声，青年军官恶狠狠地朝大厅外跑去。

又恢复到最初的寂静。江赓举起车票，看了看，穿过检票口，走到了月台上。空空的月台仿佛梦幻中的世界，一切都是静止的，除了雾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在变化。江赓找到了他将乘坐的那趟列车，车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车票上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雾散了，太阳从东面的大楼旁边照过来，他依然孤零零站在月台上，依然东张西望，仿佛被遗弃在那儿的孩子。

机组人员总算来了，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，正在车头上乱忙。江赓走过去，询问列车什么时候能开。一个手上戴着副脏手套的年轻司机上上下下打量江赓，说他也知道列车什么时候才能开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望亭。”

手上戴着脏手套的年轻司机不相信地又看了一眼江赓：“你去望亭？”正在车头上干着活的其他人，也停下了手中的活，一起对他看。江赓让他们看得很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喂，你买了彩票没有？”

“什么彩票？”

“江浙战争决胜券。嗨，头奖四千块呢！”

江赓摇了摇头。这次交战的双方是江浙军阀，鏖战方酣，不知鹿死谁手，上海有善于投机的人，立即发行了江浙战争决胜券。决胜券分红绿两种颜色，浙红而江绿，印得十分简陋，券面上除了中文，还附有英文，各两万张，每张售银一圆，中头奖者，可获四千大洋，然后依次递减，一直到十奖。十奖之外，凡买了获胜一方的奖券，可收回原来的本钱的一半。性命攸关的军阀混战成了游戏，大家都争着买彩票，决胜券顿时争涨至五倍。

火车磨磨蹭蹭三个小时以后才发车，没几节车厢，更没有几个旅客。

江赓找了个位子胡乱坐下，发现他那节车厢只有几个披麻戴孝哭哭啼啼赶着去奔丧的人。火车开出去不久便停了，一停又是大半天，一位查票的老头唱歌似的吆喝了一声，走过来，对着那几个穿着丧服的旅客瞅了几眼，看了看他们手中捏着的票，也懒得仔细检查，径直走到江赓面前，满脸堆笑仿佛遇到熟人一样。江赓心中感到疑惑，把票递了过去。

“先生这是去望亭。”查票的突然严肃起来，“这几天，那一带可是最吃紧了。喂，先生，二等车去吧？”

那边奔丧的旅客中有一位号啕大哭开了。查票的老头回了一下头，继续说：“跟这帮人坐一起，也太委屈你先生了，又不要你多加多少钱的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，意思意思就行。跟你说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出门，还就是坐二等车保险。坐了二等车，你就是有身份的人。这一路过去，不知还有什么意外呢！”

江赓终于被查票的说动，站起来，和查票的一起往二等车厢走。

走过一节空车厢，见一群大兵呼啸着正往车上爬。江赓跟在查票的后面，从大兵身边用力挤过，查票的一边挤，一边连声打招呼。江赓无意中回头，发现身后那节空车厢，转眼之间，已被一拥而上的大兵占据。

好不容易到了二等车厢，条件自然是好多了。查票的不住地夸口，夸了好一阵，才依依不舍离去。“怎么样，你看看多干净。出门在外，要我说有的钱实在不应该省的。先生，要是平常，你花这钱，哪能坐二等车？”

车厢里现在只剩下江赓一个人。火车停在一个很小的车站上，从车上望出去，看得见一排木栅栏围着的小月台，月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儿放哨，木栅栏外，来来往往的大兵像天上飘动的云彩飘过来飘过去，又好像课间休息嬉闹着的小学生，混乱了一阵突然没了踪影。

陌生人什么时候出现在月台上，江赓没有注意到。火车好像在小站上生了根。阳光灿烂，月台的木栅栏外是大片的田野，已经见不到大兵的田野上蹦蹦跳跳飞着几只觅食的灰喜鹊。江赓伏在玻璃窗上，心有感触地看着外面的世界。军阀跟闹着玩似的混战，生灵涂炭，世界变得毫无生机。

陌生人是突然出现在江赓眼前的。荷枪实弹的士兵一直极呆板地竖在那儿站着岗。江赓心不在焉地看着月台上的士兵。穿着长衫的陌生人，站在那儿和一名军官谈笑风生，很显然已经说了很长时间的话。车头上的汽笛终于呜呜地叫了一声，陌生人向军官挥手致意，转身上车了。火车开始慢慢向前驶去，月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，

那位和陌生人说笑的军官，变得越来越小，消失在江赓的视线里。车窗外又呈现出大片大片丰收在望的稻田，一队溃兵正沿着铁路线退下来，一个头上绕着绷带的中士站在高高的路基上，冲着低处的小河撒尿，一边撒尿，一边回过头来，望着身边风驰电掣的火车。

关着的车厢门突然打开，陌生人在查票的引导下，走进二等车厢。

2

火车在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才到达望亭站。江赓和陌生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，往车门口走。他们都有些为对方的举动感到意外。没有人来替他们打开车门，陌生人走在前面，在车门口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毫不犹豫地打开车门，跳下车。

小小的月台见不到一个人影。秋风带着些凉意吹过来，一阵哗哗啦啦的树叶声，细细的一道月牙已经挂在了天上。火车迟疑了一下，缓缓开出去，所有的车厢都是空的。乱哄哄的大兵显然早在他们之前就下了车。轰隆轰隆的声音响过之后，江赓听见不远处一只狗有一声无一声地叫着。他看了看站在那儿和他一样有些犹豫的陌生人，沿铁路线往前走了一段，然后左拐，向码头走去。陌生人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

码头离车站不远。空空的码头正如江赓事先预料的一样，河水微微发亮，倒映着天上的星星和月牙。江赓和陌生人不约而同往码头边的小村子走去，拣了一家从窗户里透出灯光的人家敲了门。门

吱的一声，推开一道缝，一位极瘦弱的中年人探出头来。

“有没有船？”陌生人问道，“能搞条船送我去米村吗？”

江赓听说陌生人将和自己去同一地方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。

“哪里还有船，就是有船，我们也不敢送客人。”

这一带因为打仗，所有的船都被军方征集。从门缝里射出的灯光照在陌生人有些发愁的脸上，他咬了咬嘴唇，不死心地问：“真的一条船都搞不到？”

极瘦弱的中年人小眼睛在江赓和陌生人身上滴溜溜打转，很为难地摇摇头：“就是有船，也——米村，几十里路呢，不行，太乱了，恐怕没有人敢去。”

陌生人感觉到了一点希望，转过身来，问江赓去什么地方。“怎么，你也去米村？”和江赓最初的反应一样，陌生人为这巧合感到十分吃惊。不过他似乎立刻镇定下来，非常平静地说：“钱方面吗，我们自然会多出一些。”

“船倒是有一条，”极瘦弱的中年人一边说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哆嗦，“阿三那条船，来征集船只的时候，阿三正好出去送货，巧也巧了，就他这条船还在，要不然，你们去问问他看。不过，钱少的话，他怕是也不肯送的。”

阿三家就在隔壁，已经上床睡觉，被喊起来以后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漫天要了一阵价，总算答应下来。于是草草收拾了一下，连夜上路。船歇在村头河岸边的一株大柳树下，天很黑，江赓在上船的时候，差一点跌到水里去。陌生人一把扶住了他，待他站稳了，二话没说，又把手松开。江赓心慌意乱，竟然忘了致谢，等想到了，

事情已过去，只得作罢。

船向南驶去，刚开始是逆风，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，很吃力地往前走。是一条半新半旧的低篷船，后艄有两支橹，阿三和那极瘦弱的中年人一人一支，摇橹时，每一回扳动，都得用一个肩膀往前一顶，一条腿往下一顿。风越来越大，阿三摇了几下，就非常粗野地骂一声娘。船总在离岸不远处航行，橹声一对一答，单调地呜咽着。沿河的堤岸，稀稀落落生长着高大的古树，若有若无的村屋，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声，划破天空，为阴森森的夜晚增添了恐怖的色彩。

江赓和陌生人裹紧了衣服坐在舱里，愁眉苦脸相对无言。小桌子上一盏锡烛台里，点着半截红烛，风从外面钻进来，火苗跳着舞蹈。黄黄的烛光照亮了舱中的一切，除了那张小桌，靠后壁的一块可以当作小床的平板上，放着一床大红花被褥。陌生人抽着烟卷，舱里青烟袅绕，他对着大红被褥看了一会儿，扫了一眼江赓，发现江赓正盯着自己看，不由得笑了。

“你也去米村？”这句话熬到这会才说，很有点可笑。陌生人自己也觉得说了句废话，接着问，“你去那儿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回去看一个朋友。”

“看一个朋友？这兵荒马乱的，大老远的，就为看一个朋友？”

江赓苦笑笑，事到如今，想后悔也来不及，他早知道自己执意要回去看望病危的仲癸，实在有些荒唐。“你去米村干什么？”他随口反问道。

“我，”陌生人十分尴尬地笑了，“我也去看朋友。”

船掉了一个头，变逆风为顺风，扯足了篷，速度顿时快了许多。

阿三把脑袋钻进舱里，问坐舱里的二位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，要不要弄些吃的。陌生人立刻响应说，赶快随便弄些热的东西来充点饥。阿三说：“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有糖芋头，热一热就可以吃。”说完便出去忙，不一会儿，果然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糖芋头。江赓和陌生人都饿极了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碗，又各人添了一碗。

“站住！”岸边突然有人大叫，“把船拉过来。”紧接着是稀里哗啦的枪栓的声音。

阿三连声说：“不好，要拉船了。”只当着没听见，拼命地摇橹，那边当兵的气得大骂，先朝天上放了一枪，然后便向船上射击。子弹尖叫着落在小船周围，都打在了水面上。陌生人连忙吹灭了烛光，和江赓一起伏在船舱里不敢动弹。过了一会，枪声停止了，只听见急急忙忙的橹声吱吱吱吱响着，一场虚惊终于结束。

江赓在舱里摸了半天，找到了一盒火柴，划着了，重新把那支剩下一点点的红烛点上，然后拉开小桌的抽屉，又拿了一根新的红烛，在残烛上点着了，取下残烛，换上新的红烛。陌生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，递了一支烟卷给江赓，江赓客气了一下，接了过来。两人在红烛上点燃烟卷，吧嗒吧嗒抽起来。江赓平时是不抽烟的，抽着抽着，呛住了，大声咳嗽。陌生人笑了笑，提议还是把灯熄了好，免得再引起什么麻烦。江赓觉得有道理，噗的一声，将红烛再次吹灭。黑暗中，只剩下两支燃着的烟卷一明一暗地闪着。

茫茫长夜仿佛没有尽头，东方好不容易露出了鱼肚白，米村就要到了。江赓和陌生人木桩似的站在甲板上，远远地已经可以看到村头那株高大的银杏树。米村是江赓生长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他应该

都认识。“你打算去看谁？”他捋了捋被雾打湿了的头发，向陌生人发出了询问。

“江南牧人。”

3

江赓冒着兵荒马乱掉脑袋的危险，回乡看望仲癸的时候，仲癸大口大口地吐着血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。肺病的结核杆菌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他。这位米村最显赫家族的最后嫡传，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，在一阵剧烈的难过以后，他躺在床上，十分平静地向仆人老康交待后事。

通往水上庄园的活动小桥早已高高吊起，漆得锃亮敲上去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棺材，就放在离仲癸不远的地方。沿楼道上去的小门被钉子钉住了，陪在仲癸身边的只有一个年老的仆人老康。临终的仲癸把自己关在一个几乎是封闭的环境里，所有的食物和用具，都从唯一没有钉死的小窗户吊上吊下。在通往天国的旅途中，仲癸仿佛已看到江赓穿过兵荒马乱的岁月，毫不迟疑地向他奔来，在大口大口吐血的间歇中，他斩钉截铁地告诉老康，最后一颗棺材钉没钉好之前，任何人不许踏进已经封闭了的小屋。

仲癸的祖上是前清的封疆大臣。到了父亲那一辈，做官做腻了，万念俱灰，回到老家过田园生活。米村地处偏僻，仲癸的思想却不落后保守。父亲过世以后，作为新的当家人的仲癸立志要办三件事。第一是办所小学，教育宗族乡党之子女。第二是办一家诊疗所，救

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江赓曾是仲癸所办小学的第一位教师，国文，史地，数学，体育，音乐以及图画手工课无所不教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仲癸既是江赓旧学方面的恩师，又是他唯一的挚友。他们曾一起攻读商务印书馆办的函授学校，每到考期，题目寄来了，两人限时做完，然后相互检查互相订正。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，虽然年龄相差许多，对未来的一致看法，使得仲癸和江赓成了亲密无间的忘年之交。

学校的事务后来主要由江赓负责。小学校一度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。由于江赓的表现出色，仲癸开始把精力用在开办诊疗所上。还是在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仲癸便上过上海丁福保仲祐的函授学校，以后又遍读丁氏的医学书数十种。多少年来，他刻苦钻研医术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亲自去上海买了大量药品，然后回来正式开业，免费替人治病施药。

米村最显赫家族的继承人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。小学和诊疗所办了以后，仲癸却为他立志要办的第三件事呕心沥血，吃尽了苦头。这第三件事便是创办一张白话报纸。这实在是一个发了疯的念头。新式的小学和诊疗所造福乡里，谁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偏偏老派的人看不惯。尽管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如火如荼，但是越是偏僻的地方，保守的势力越是强大越是像回事。仲癸创办的本地的第一张白话报，仿佛是晴天里的霹雳，又仿佛是干柴遇火火上浇油，小小的米村顿时掀起轩然大波。这张专程送到上海去油印的，16开小册子差不多的几十份小报，在闭塞的乡下人的头脑里，灌输了一连串天方夜谭似的新奇观点，茶余饭后，漫长夏夜纳凉的门板

上，人们津津乐道大谈已经一再歪曲了的小报内容。既然男人可以娶妾嫖娼，女人为什么不能找个把面首小白脸乐一乐。男女平等的口号变成了男盗女娼大家都可以不是东西的代名词。

老派的保守势力终于告状告到了县城，县城管不了，又告到省城。书呆子兮兮的仲癸，好事做过了头，竟成了当地连续发生的几桩私通事件的幕后策划和罪魁祸首。在袁世凯密谋复辟称帝的那年秋天，保守势力终于大获全胜打赢了官司，省里下公函到县里，然后县里又派了两个瘦骨嶙峋的公差，风尘仆仆赶到米村，查封了正准备问世的第二期小报。

这场新与旧的较量使得仲癸斯文扫地名声狼藉。胆小怕事的佃户把自己的小孩从小学接了回去，重读之乎者也重读《三字经》和《龙文鞭影》，不敢再让孩子领教人是猴子变的荒唐思想。新式教育这颗老派人的眼中钉终于被连根拔除，小小的诊疗所也不能幸免。贪图小恩小惠的家妇甚至不愿意再找仲癸医治自己的头痛脑热。大好的形势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，关于仲癸种种不利的谣传到处流传。

仲癸正是在这个不幸的季节开始了从此永不间断的咳嗽。他的三大志愿遭到了迎头猛击和灭顶之灾。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夜晚，一盏白瓷罩的台式洋油灯下，通过一架德国造的显微镜，仲癸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痰中的血丝。随着淡淡的血丝越来越多越来越粗，他不得不启程去上海，找他那位从来不曾见过面的医学导师丁先生仲枯诊治。诊治的结果令人感伤和悲哀，虽然仲癸刚过不惑之年，他已得了当时称之为绝症的肺癆。